

北漂爱情故事

BEIPIAO
AIQING
GUSHI

殷谦 著

谨以本书献给

所有漂泊在异乡为理想奋斗希望获得成功的人们，
漂泊不易，成功更难，

因为我们都是和时间赛跑的人，
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止息！

 团结出版社

香港非主流

北漂 爱情故事



BEIPIAO
AIQING
GUSHI

殷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漂爱情故事 / 殷谦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26-4251-5

I. ①北…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6861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16

印 张: 18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6年 7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 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4251-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私奔前途	001
第二章 情窦初开	009
第三章 天使折翅	016
第四章 情路艳遇	030
第五章 惊魂之后	041
第六章 醉酒断肠	048
第七章 寂寞宝贝	053
第八章 贫贱夫妻	059
第九章 婚外之恋	065
第十章 贰婚之痛	072
第十一章 天使之泪	079
第十二章 复仇之路	091
第十三章 祸不单行	104
第十四章 冤冤相报	113
第十五章 婚外之乱	125

目录

第十六章	暗夜玫瑰	133
第十七章	噩梦之夜	145
第十八章	孽缘畸爱	158
第十九章	打工之路	165
第二十章	堕落天使	176
第二十一章	美人复仇	186
第二十二章	夫妻陌路	193
第二十三章	柳暗花明	205
第二十四章	毒泷恶雾	212
第二十五章	迷途不返	220
第二十六章	东窗事发	232
第二十七章	法网恢恢	242
第二十八章	阴谋之恋	246
第二十九章	腊尽春回	249
第三十章	欲罢不能	265
第三十一章	如醉初醒	275

第一章 私奔前途

1

从小雪在他的世界消失后，刘维民对爱情的渴望已经不是那么热烈了。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奇妙得有些不可思议：每当一个人对某一件事越不抱希望的时候，反而这件事就越有希望；越抱希望的时候，越没希望。正应了那句话，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而这一次，却让刘维民纳闷起来了，他经历的这件事完全倒置了，那就是失望越大，希望就越大。

小雪消失了，月萌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走进了他的世界。

而且两人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就私订了终身，计划私奔了。

晚上，刘维民见了月萌，告诉她已经拿到了钱，第二天就可以远走高飞。

月萌也很高兴，两个孩子坐在月亮下想象和规划着美好的未来。

也就是那个晚上，月萌和刘维民第一次有了那事儿，就在矿上不远处一个废弃的工棚里，两个人如胶似漆地缠绵到了深夜。

第二天，刘维民带着月萌去了火车站，买了票，等到晚上才上了车。火车开动的时候，月萌靠在刘维民怀里，明亮的眼睛在夜空下熠熠发光。

两个人都新奇地看着窗外的点点灯光，刘维民心里兴奋地喊叫：

“北京，我来了！”

初来北京，因为手头没有富余的钱，刘维民只好租住在地下室。刘维民不让月萌去找工作，理由是社会太乱，女孩子在外边工作凶多吉少，他不放心月萌在外边打拼。月萌是个内向的女孩，她的生活像是一条流水线的既定程序，什么都是安排好了的。月萌虽然不高兴，但她还是同意了，因为她觉得刘维民至少是爱她的，爱她才会把她像小鸟一样地关在笼子里，她喜欢被他这么过分地呵护。

地下室还有两家人，在北京打工都有两年时间了。三家人都不互相说话，各走各的路，各锁各的门。刘维民半个月才找到一份推销瓷砖、跑装修业务的工作，在北京铭旌装饰材料公司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些米饭回来，饭菜很差，仅仅能填饱肚子。

“维民，如果有一天我们不住地下室就好了，我可以每天给你烧饭吃，我烧的菜可好吃了。”月萌心不在焉地吃着。刘维民不说话，吃饭后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她知道他很累，为他脱了鞋子，然后小心翼翼地躺在他身边，却怎么也合不上眼睛。

半夜的时候，隔壁的床很有节奏的吱吱扭扭地响了起来，响了很长时间。

“妈的，还让不让老子睡觉了！”刘维民小声骂了一句，翻身又睡。声音越来越急促。月萌忍不住笑了起来。刘维民的手也不自觉地伸到了她的胸前。接着，他脱了衣服，喘着压在她身上。月萌推开他，转过身去。

“怎么了萌萌？”刘维民不解地问。

“我不想这样。每次这样都像做贼似的，放也放不开，我都快得抑郁症了。”她说。

“萌萌，大家都这样，等我们有了钱就住地面上去。”他说着，扳过她的身子。萌萌没再说什么。刘维民在压抑中做着那件事，在亢奋中快要涨潮的时候，突然听见咔嚓一声，床腿断了。萌萌赤裸着身子和被子一起掉在了潮湿的水泥地上。刘维民一手抓着床头，赤裸裸地趴在床上。他小心地下来，开灯。她抱着被子站在地上，迷茫地看着他。

“我都被整成阳痿了。”刘维民说着，搬过箱子，支起了床。

一宿无话。

下午的时候，月萌会出去散步，一直走到过街天桥。她喜欢在天桥上看下面人来人往，这让她很兴奋，她会看着车如流水的大街发呆。

刘维民觉察到了月萌的寂寞，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月萌不觉得孤独。一

次偶然听到同事说他女朋友在玩什么十字绣，他觉得很新奇。他问同事是不是有了这个女人在家里就不孤独了，同事说，总之女人要有事情做就会觉得日子充实点儿，不会想其他事情。刘维民听后很高兴。下了班，他就兴冲冲地带着月萌逛街，终于在时尚广场的一个店面找到了这种十字绣。这种刺绣方法特别简单，面料是从韩国或者德国进口的专门为此设计的有针孔的粗纤维布，然后根据针孔用针一个交叉一个交叉地绣，真像打出的广告上所说，一分钟内就能学会。它不如中国传统刺绣细腻，却以色块取胜，因此样纸图案大多以卡通为主，很受女孩欢迎。果然，月萌也很高兴，在一边儿选这选那，惊喜不已。卖十字绣的是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孩，她介绍道，图样也是从韩国进口的，标志得非常“傻瓜”，按图索骥就可以完成“作品”。图案大的可以作为艺术画制框挂在墙上，中等的可以制作成钟面、枕套、靠垫等，小的甚至可以做钥匙扣和手机链。每个图案都要配上好多种颜色的丝线。由于从面料、图样到丝线，甚至扁头绣针，都是进口的，因此制作十字绣价格不菲，一般配齐一个图案的材料大概需要一百多元。

时尚女孩说：“除了卡通图画，还可以绣文字、字母，最妙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照片绣自己。”

刘维民问月萌：“喜欢吗？”

月萌点点头。

刘维民想：“难怪，这么多女孩都不惜花了钱去‘浪费’时间呢。”

夏天就要过去了，有了一丝凉意，算一算，刘维民上班已经两个多月了。

刘维民终于迁到了地面，在小区租了一间房子。

搬家那一天，月萌很高兴，和刘维民去市场买了锅碗瓢盆，买了很多菜。

他们在新家吃了第一顿晚饭。

刘维民也很高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也该到出头的时候了，因为自己的努力，拉回几笔大的装修业务，公司奖励给他两万块钱，而且还任命他为业务部的经理。

月萌还是在家里，认认真真地做些诸如洗涤、清理、蒸煮之类的，永远做不完的琐碎家务。

虽然是深秋，可对他们来说此时的北京温暖如春。

2

月萌给老家的父母打了一个报平安电话，结束了这近两个月的宁静的日子。

月萌告诉刘维民，父母知道了他们的事情。为此刘维民有些忐忑不安了，因为自己和月萌是私奔到北京的。他预想月萌的父母一定会非常愤怒。

“你爸妈怎么说？”刘维民迫不及待地问。

“没说什么，好像不是很生气，只说我爸病了，要来北京看病，让我接待一下。”月萌说。

刘维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认为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他要用实际行动来换取未来岳父岳母的认可。他决定，无论她父亲看病花多少钱，他都要负责到底，直到康复出院。想到这里，刘维民得意地笑了。

“你笑什么？”月萌有点不解地问他。

“我想，我们应该再租一个更大的房子，你爸妈来就和我们住一起，看病所有的花费我们来负担。这一次，我可一定要做个好女婿给他们看！”刘维民眉飞色舞。

“看把你美的！”月萌抛了个媚眼给他。

“明天我就去找房子。”刘维民说。

“先别找，我妈没说要住我们家啊。”

“来了不住咱家住哪里？难道住宾馆吗？”

“不是，还是等他们来了再说吧。”月萌说完，去厨房做饭。

月萌的父母到家里吃饭那天，刘维民已经预感到了他和月萌的结局。

她父亲是一个有着浓密黑发的男人，虽然是农民，但好像有些文化，谈吐十分干净利落。他说来北京并不是来治病，只是想看看女儿，并一再对刘维民说：“现在像萌萌这样的好女孩不多了！”刘维民不敢多言，只是频频点头。

第二天一早，刘维民去单位上班。

刘维民前脚刚走，月萌的父亲就把她叫到身边。她感觉到有点儿不对劲，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面对父亲阴沉的脸时，她还是忍不住战栗了。

“你是想把我们气死才甘心！”父亲第一句就开始拍桌子。

“萌萌，你要听你爸爸的话，不要惹你爸生气了。”母亲在一旁安慰着。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腾刚有啥不好？人也长得好，人家现在开着一家装修公司，在西郊区很有名。他家住的二层楼，不比你住在这里强？巴掌大的地方，哪个

脚都吃力，我就想不通你为啥要跟着别人跑到这里来受罪！”父亲吼叫着。

她父亲所说的腾刚，就是和刘维民一起在煤矿建筑队干活儿的那个腾刚。可是，刘维民并不知道腾刚和月萌还有什么关系。腾刚也不知道刘维民和月萌有关系，并且一起私奔到了北京。而月萌也不知道腾刚和刘维民竟然曾是一个工地上的工友。

腾刚的父亲和月萌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生产队的，也算是老朋友了。后来腾刚的父亲做生意发达了，在西郊区安了家。再后来，腾刚的父亲带着腾刚去看望老朋友。就在那时，腾刚第一次见到月萌就动了心。他很快就把想法告诉了父亲。他父亲对月萌很满意，几次向月萌的父亲提起这件事，月萌的父亲欣然答应。正当家里张罗着要嫁月萌时，月萌却离家出走了，直到在矿上餐馆里打工遇到刘维民，后来又和刘维民私奔到北京。

“爸！我不爱腾刚，我和他没感情。小民很爱我，我想和他在一起。我长大了，我有权利追求自由的人生。”月萌委屈地说。

“他爱你？有父母爱你吗？感情？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东西。萌萌，你想想，从小到大，你要哪样东西，哪样东西没有？我们就你一个女儿，难道不爱你？只有腾刚那样前途无量的人才能带给你幸福啊！”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自由？萌萌，不要以为随心所欲就叫自由！”母亲的态度斩钉截铁。

“有钱那是别人的。我和小民都年轻，我们可以一起奋斗来创造财富。”月萌说这样的道理对父母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

“萌萌，就凭你们俩空口白牙的能奋斗什么？”父亲不耐烦地说。

“是啊，萌萌，结婚过日子也不是闹着玩的，小民穷得只剩下一身精肉了，将来生孩子万一生病了，你靠谁啊？”母亲语气焦急地紧接着说。

“我靠小民，靠我自己生活。”月萌撇着嘴说，“再说你和我爸也没钱，不也一样过来了吗？”

父亲一愣，看了一会儿月萌，又瞟了一眼母亲。母亲低下头。

“可是我们现在老了，要靠你啊！”父亲沉重地说道。

听了这句话，月萌沉默了。

“走吧，今天你要不回，我们就死在你面前。”父亲说得很认真。

月萌相信父亲的话，因为从小到大，父亲在她面前从未食言过。

月萌只好答应暂时跟父母回家。

刘维民下班回来，却不见月萌和她父母。他开始以为是出去玩了，可是等到晚上九点也没见回来。他预感到有些不妙，因为月萌若出去，还能不能找到回来的路

他都很担心。北京这么大，就连在外面跑了三个月的他都经常找不到北，何况是深居简出的月萌呢？他后悔没有横下心来给月萌买一部手机。

月萌的夜不归宿给刘维民带来很大的恐慌。

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月萌的消息。

刘维民突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不过他可以肯定，月萌一定是跟着父母回农村老家去了。

3

一个月后的北京下起了第一场秋雨。

刘维民第二天上班，却在公司意外地见到了腾刚，这让他很吃惊。

腾刚见到刘维民也有点吃惊，没想到一起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兄弟竟然在这里相遇。

“小民，你在这里上班啊？还是你有文化，有出息啊。”腾刚说着，结实地握住了刘维民的手。

“我在这里打工，混日子呢。你呢？看你这一身穿戴，一定是发财了吧。”刘维民拉着腾刚坐到了沙发上，他去端了杯水放在腾刚面前。

“算不上发财。自从跟着你表叔干完最后一个工程后，我就回家去了。这几年跟着建筑队也没算白跟，学了不少手艺。我现在在西郊区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发展的还可以。今天专程到北京，来你们公司订购一批装修材料，没想到却遇到了你啊。”腾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有缘分就剪不断啊！我以为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啊。”

“有缘嘛，怎么能见不到呢！这下好了，我来购材料，你可要帮我忙，给我打折啊。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朝里有人好做官’啊！”腾刚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就是业务部的经理，好歹也能说上话。”刘维民干脆地说。

“哎呀！真是刮目相看啊，你这都当上经理了。”腾刚用夸张的语气说。

“这算什么，说白了还是个打工仔。”刘维民笑笑说。

过了一会儿，刘维民带着腾刚去了总经理办公室。采购合同很快就签订了，

这让腾刚兴奋不已，直夸刘维民人前途无量。为了感谢刘维民，腾刚提出要请他吃饭。因为好长时间没见面，加上月萌离他而去的事情，刘维民心里痛苦，正愁没有倾诉的对象，也就答应一起去吃饭了。

酒桌上，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工地上的往事，两个人喝着酒，感慨万千。

刘维民也将自己和月萌的事告诉了腾刚，只是一直没提名字。腾刚不知道是月萌，于是就劝着刘维民，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独恋一枝花啊，什么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啊，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乘着酒意乱七八糟地说了一大堆话。

临走时，腾刚拍了一下刘维民的肩膀说：“兄弟，下个月我结婚，你可一定要来喝喜酒啊！”刘维民一愣。

“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这么快啊。”刘维民说。

“不快啊，这妮子本来我早就可以搞定的，可是她人小心大，非要找个文化人，嫌咱是粗人呗。听说她父母前段时间去了北京打工，也没打出什么名堂，前几天被她父母叫回来了。我们下个月办酒席。兄弟，你要不来，这酒席我就不办了！”腾刚嘻嘻哈哈地说。

“哦。我一定去，一定去。”刘维民似乎酒醒了，他预感到腾刚说的有些地方很相似。

“老哥，嫂子叫什么名字啊？”刘维民故意问。

“说了你也不认识，她叫月萌，是我们一个村里的。”腾刚拉着刘维民，边往外边走边说。

“哦……”刘维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差点跌倒在地。

“兄弟，你没事吧？看你脸色很白啊。”腾刚关切地问。

“哦，没事，我有点喝多了……”刘维民喃喃地说。

“唉，你酒量大不如以前了啊，哈哈！”腾刚大笑道。

强颜欢笑地送走腾刚，刘维民心里很乱，两只脚已经是软绵绵的了。

从沙子口一直走到四路通，再走到赵公桥，这是一条很熟悉的街道。昔日，他和月萌经常在这条街上散步，谈人生，谈未来。当时这条街繁花似锦，情侣随处可见。他们坐在一起品茶、聊天，彼此间都感到幸福、浪漫。可是今天，在一个爱情交替的季节，街上异常的冷清。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散落着几束干枯的玫瑰。

他轻声对风说：“我曾经走过的路，牵过的手，爱过的人，我曾经的一切，他们都抛下我走了。”

太阳瞬间掉下地平线，一个秋天重重地扇了过来。

原来，秋天迟早要来。

望着天空中飘落的雨丝，嗅着隐隐约约的深秋的气息，他想起了儿时的伙伴小雪，也想起了发誓要做他妻子的月萌，坚强的克制力再也无法抵挡思绪的强烈冲激，他的思绪，又一次被流淌的雨水送回到了往昔……

第二章 情窦初开

4

小雪出生那天，还未到冬天，竟出奇地落了场雪，清爽晶莹，仿佛洁白的天使翩然而降，她父母就给心爱的女儿取名小雪。小雪身材高挑，夏天常光着脚丫跑来跑去，两颗淘气的黑眼珠乌溜溜的，像冬晨最亮的星星。小雪的头发又黑又长，有时编成麻花辫，有时扎根马尾巴，随着她的跳动荡来荡去，刘维民许多童年的梦幻便由此滋生了翅膀。

小雪的父亲在咸东村小学教书，是刘维民的班主任，小雪的母亲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小雪有两个弟弟。那时候，刘维民的爸爸是村支书，因为是邻居，他们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刘维民和小雪自然成了好朋友，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跳过两家那低矮的竹篱笆来找小雪玩耍。

刘维民小时候特别笨，总是搞不懂一些最简单的问题。小雪的爸爸让他用“天天”造句，他抓耳挠腮，吭哧了老半天冒出一句“今天天气真好。”全班哄堂大笑，刘维民却呆站着不知所以然。每当这时，小雪准会笑他，刮着鼻头，冲他做鬼脸。刘维民羞愧难当，下课后跑去追打她，她早甩着辫子逃之夭夭了。

但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在一起融洽地玩耍。捉迷藏、粘知了、捕鱼虾、掏麻雀，乡下野孩子的把戏被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放学后他们一同回家，他书包里常塞几根新鲜的玉米或山芋，顺着小河沿溜达到某一背风处，停下来，捡些枯柴干草拢在

一起，点起小小的火堆来烧玉米或山芋吃。落日斜照，河水潺潺，空气中弥漫清香，远处的村庄渐渐朦胧，两个小孩边拨弄着火苗边说说笑笑。在现在的刘维民看来，这一切都是如此的富有诗意。

乡下的冬天漫长而美丽，似乎雪特别多，一场大雪之后，推门望去，好一个粉堆玉砌的世界。树林、房屋、旷野，全披了一层白衣，神秘而圣洁。

拖着棉窝窝，穿着厚重的棉衣，他去找小雪打雪仗，他听见了小雪在院中咯咯的笑声。小雪穿一件粉红色的滑雪衫，那是她外婆从南方寄来的。她呵着紫姜芽般的小手，鼻头滴着汗珠儿，两颊通红，正忙活着堆雪人儿。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美，并从此爱上了两种极普通的颜色：火一样的红与雪一样的白。

那一天刘维民表现得越发笨拙，打茅屋檐上的冰凌时，他愣着不动，结果被长长的冰凌扎了好几下。后来去滑冰，村后的小河上了冻，又覆了一层雪。小雪试着跳上冰面，来回滑动，像一只轻盈的红蝴蝶在洁白的梨花丛中翩然而舞。他也跳上冰面，冰层不算很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且出现了闪电状的裂纹。他迟疑了。小雪边跳边叫：“胆小鬼，过来呀！”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他勇气陡增，猛一用力，想滑过去，但随着“咔嚓”、“咕咚”的声音，他只觉得脚下一凉，掉进了冰窟窿……

那一年，刘维民刚满十四岁。

春天来了。

风，沿着耳际轻轻地低语，刘维民听见了时光清洗悲伤的声音。在相同的季节里，空气里那相似的气息还闻得到，然而他的回忆在此时更加清晰……

窗外很清静，刘维民凝望着窗外。确切地说，他喜欢看窗户上的蓝玻璃。那是一片片带有花纹的晶亮的蓝色玻璃，特别是玻璃上的花纹，是水草，还有狂舞的小虾。多么精致的蓝玻璃啊，每根水草都灵气地长在玻璃中，蓝天白云的时候，猛的看上去就像大海边上绿茵茵的水草。玻璃上浮雕的虾更是生机勃勃，特别是那纤细的、飞扬的虾须，栩栩如生，就像老货郎货摊上的拔丝糖虾儿。

透过蓝色玻璃，便能看到院中的大槐树。几只燕子啁啾着，跳跃着，双双相对，像是两个缠绵在一起的情人。

春流到夏，度日如年的感觉，骄阳焦灼着少年寂寞忧伤的心。

暑假的时候，刘维民有一次路过小雪家门口，突然发现小雪正在大门口小溪边洗衣服。他在小雪跟前站了许久，小雪只是埋着头搓衣服，并没察觉到他就在自己身边。他看到小雪的长发倾斜下来，遮住了脸。小雪洗衣服的样子很娴熟，粉色的

裤子紧绷绷地裹在她圆润修长的腿上，小雪微微隆起的胸前挂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花坠子，雪白色的衬衣有点晃眼。刘维民的心怦怦地跳着，他看到了她雪白的脖子，于是身上涌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感觉。他有点热，抬起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儿。他忽然意识到，他和小雪都长大了。

小雪起身洗衣服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眼前的刘维民。她哇地惊叫了一声。

“你怎么在这里？”小雪停下手中的衣服，抬手擦擦汗，怯生生地问道。

“我……哦……我来找你……”刘维民不好意思地憨笑着。

“找我怎么不吭气？神出鬼没的，吓我一跳。”小雪羞涩地嗔怪。

“小雪，我们去玩吧。”刘维民笑着转移话题。

“玩啥啊？”小雪一边问一边拧着衣服。

“我也不知道，随便玩什么都行。”刘维民说。

“这村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你是叫我去掏麻雀？捉迷藏？我可不去，你想玩就找我弟弟玩吧。”小雪头也不抬。

“小雪，我帮你洗衣服吧。”刘维民说。

“我自己会洗。”小雪说。

“小雪……”刘维民欲言又止。

“你回去吧，别在这里站着了，叫人看到多不好。”

“哦……”刘维民听小雪这么说，急忙四顾，并没有发现有人注意他们。

看到小雪不再说话，他一个人就默默地走开了。

暗恋，像一朵招摇的野玫瑰，在野草心中肆意绽放，弥散着隐隐的迷香。可惜，只有刘维民自己懂得，自己看得见。

开学后，他们又去镇上的中学上学了。每次下课，在初三班的教室门口，他都能看到小雪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望着远方的天空，心中仿佛满载着心事。而小雪穿着洗得泛白的浅蓝裙子，消瘦的她，每次转过脸的时候，总能看到教室走道的转弯处，刘维民独自趴在那里盯着她，脸上是淡淡的忧郁。喜欢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一句话或一个举手投足，而他是为她的一个眼神。然而，他每次和她错身而过，她散淡的眼神不经意会路过，看的却是白云，而不是他。

每一次见到转弯处的小雪兀自看着天空，他就开始深陷。

十五岁的刘维民，迷恋上了小雪。自那以后，他时常在楼顶望着对面的栏杆发呆。心里不停叫着她的名字：小雪，小雪，小雪。体操时间，刘维民总是第一个去排队，就站在小雪身边那一排。很多人，为了做体操，而他为了看到小雪。

刘维民和小雪的名字并排在一起，初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一起看，都在窃窃私语。同学们都议论刘维民，说他每次看小雪的眼神不一样。小雪能感到是在说她和刘维民。其实小雪是很喜欢刘维民的，只是她不想在这个年龄谈情说爱。写作文是小雪的长项。所以在一次班主任让她参加全国初中作文大赛时，刘维民也勇敢提出要去。刘维民的优秀不只在奥数竞赛中，他的作文也写得流光溢彩。

篮球场上，刘维民和男生打篮球，健步如飞，潇洒而轻松的三分投球，接下来就可以听到不少女孩的尖叫声，还有阵阵掌声。夕阳的余韵里，小雪傻傻地想，如此的男孩子，谁是他心里的疼。

小雪和刘维民的名字还在光荣榜上并排，很多人却开始谈论他的绯闻。他和她，一个成绩一般，紫藤一样的长发，有着动人的声音，而一个沉默寡言，有一双忧郁的眼睛。虽然是城镇中学，但是校园里并不闭塞，这里也有着流行的风潮。每天中午，校园广播就有刘若英的《为爱痴狂》：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老天荒，如果爱情那么忧伤，何不让我分享。

在丁香怒放的树下，小雪独自流泪，独自听着歌。没人知道她点了歌，为刘维民，她的信没有署名。那是她要唱给他的歌，尽管他听不到。

放学回到宿舍，刘维民不吃晚饭，第一件事就是去给小雪打电话。飞也似的冲向校内的电话亭，摊开手心，一连串的数字早就烂熟于心，纸条已经被攥得皱皱巴巴。小雪宿舍的号码，他的手颤抖着，总在拨下最后一位号码时停住。他的心忐忑着，像揣了只小兔子，慌慌地跳。忘记呼吸。终于在那个下午，手脚冰凉的他重复数十次后，听到小雪问：“喂！哪位？”谁？我是谁？刘维民心里问自己。如果可以告诉她他的姓名，他也许就有勇气面对着她。刘维民从听筒里清晰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僵持了几秒，丢下听筒，任汗水打湿衣衫。

没有最亲近的女生，从不和女生讲话，羞涩而腼腆的他，将心事记成一页页日记。厚厚的一本，只有一个不变的名字小雪，小雪，小雪。《追忆似水年华》，是普鲁斯特的。书的名字将他的心猝不及防地击中，让他突然泪流满面。在图书馆的门前，他与小雪擦肩而过。他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小雪，小雪。在心中狂呼她的名字，虽然她听不见。

然后，刘维民奔向院子，正是夏天，一树树马樱花，一簇又一簇。

让刘维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毕业前的一天，小雪给他打了电话，而他却不知道是小雪。

“请问是谁？”小雪听到了刘维民磁性的声音。